

# 校花

*School Queen*

杏衫◎著



YZLI0890146112

一本中国版的  
一节解析女生心理的恋爱课堂  
一段青春不老的纯情记忆  
一座盛放少女情怀的文字花园



请问芳名 情寄何处  
故事这样开始那样结束

# 校 花

杏衫 著



YZLI089014511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校花 / 杏衫著. -- 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

2011. 11

ISBN 978-7-104-03602-9

I. ①校… II. ①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8222 号

---

## 校 花

责任编辑: 黄艳华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 版 人: 樊国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

网 址: [www.theatrebook.cn](http://www.theatrebook.cn)

电 话: 010-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58930242 (发行部)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A座10层  
(100097)

---

印 刷: 厦门市金凯龙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8.75

字 数: 257千

版 次: 2012年2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04-03602-9

定 价: 29.60元

---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# 壹

如果说，上帝造人的说法是真实的，那么他在创造我的时候，如果没有偏心，似乎说不过去。男生发直的目光、发窘的表情和男老师对我特有的宽容都暗示着我与众不同。可是，上高三的时候，班上女生多收到了情书，似乎只有我是个例外。总有一种莫名的失落。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日夜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类人注定是孤独的，一类是特别优秀的，一类是特别不优秀的，我想自己自然属于前者。并且我认为，男生之所以没有给我写情书，不是眼光不高，而是勇气不足。

于是，我没有补习就考上了大学，而且是重点。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不必以学习为唯一的追求，就意味着可以恋爱了。我憧憬着小说中各式各样的浪漫邂逅，想象着自己完美的白马王子。对于大多数女孩，这样的白日梦只能作为茶余饭后无聊时的精神漫游，并且往往是以一声叹息作为句号的。而我，却完全相信自己会有一段美丽浪漫的奇缘。

从宿舍到一号餐厅的路大概有一百米，是一段每天都要重复多次的路。男生们以各种卖酷的走姿完成这段跋涉。女生们多是三三两两结伴而行，总是谈笑风生，显得极其快乐，其实每个女生都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用眼角的余光收集着来自男生那边的信息。他们的转头意味着你是个女生，他们的回头意味着你是一个值得回头的女生，如果是频频回头，则意味着……呵呵，还用说吗？我很少说话，因为我需要微低着头，在目光的炙烤下从容不迫。那些目光有男生的，也有女生的。每天的这个时候，我都像三好学生从队列里走

向领奖台，一举手一投足都暴露在观众的注目之下，心中满是羞涩和不自在。我不敢和任何异性的目光对视，只是适度地为伙伴们的玩笑报以微笑。

从餐厅到宿舍同样是一百米，路上的境况已大是不同。我的女伴们带着慵懒的神情往回走，虽然也有说笑，但已经没有了来时的激情，许是看到别的女生有男朋友给打饭，许是发现自己在餐厅里总是一个不受关注的角色，许是人吃饱之后本该如此。我们的一天就这样度过。每天开饭的时候兴致勃勃地奔向食物，菜足饭饱后再百无聊赖地走回去。觉得生活很恬静，却又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。自大学入学以来，这样的日子持续约两个多月，直到宁宁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约会电话。

约会的地点是操场后面的草坪，时间是晚上八点半。

晚饭过后，我们在宿舍里商量着要不要去，怎么去。大姐说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在不明确对方身份的情况下，还是“潜龙勿用”为上，一者以静制动，二者以逸待劳，三者可以拥兵自重，四者可以“免遭不测”。我们哈哈大笑。宁宁红着脸，佯装生气地捶了大姐一下，说：“你们就知道拿我开心！”

川妹子说：“古代帝王登基，须要三辞三让，一者显出帝王的谦恭，二者可以试探臣子们的诚心。待到文武百官齐刷刷跪倒在大殿前，恳请登基的奏折上了一大堆，皇上才显出万般无奈的样子答应臣子们的请求，在百官们的百般感激之下走上龙座。宁宁，情场浑如官场也，还望小姐三思啊！”

“去你的！”宁宁杏眼圆睁，继而说道：“算了，不去了！”

“衫衫，你说呢？去不？”过了一会儿宁宁又转过头问我。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见面是极其必要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宁宁似乎终于找到了知己，转过身来看着我，那眼神渴望我能提供更加充分的理由。

“不过嘛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陌生人电话你就立即赴约，太显得掉价了吧？你又不是怀春不遇。”

川妹子噗嗤一笑，接着说道：“那是，一定要让他三顾茅庐，然后咱宁宁七擒七纵，最后，让他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咱宁宁的石榴裙下，哼哼！如此这般，才能和他私定终身后花园啊。”

“去去去，你就知道贫嘴。”宁宁拿枕头砸她。

“这样吧，”大姐说，“你先不要谢绝他，待到十点钟左右的时候，给他打电话说有事去不了了，请原谅，下次再见。”

我们面面相觑，莫名其妙。

“到了下次嘛，故伎重演。如此再三，就可以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一时心血来潮。”川妹子接着说。

“very clever!”大姐道，“宁宁，古人云‘女人心不狠，男人情不真’！”

“哪个古人云的，我怎么没有听过？”宁宁笑道。

“我也没听过，看来，应该纠正为‘最近，又有一位古人云’。”我插嘴道。

宁宁那天最终没有赴约。到十点半她才打电话说去不了。

“宁宁，他没有告诉你他是哪个系的，叫什么名字吗？”大姐问。

“没有，他说见面后我就知道了。真奇怪！”

“你们想想，他会不会再打电话来？”川妹子问道。

“最好别再打，免得本小姐心烦。”“我想肯定还会！”川妹子说。

“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”宁宁的眼中闪动着光芒。

“凭直觉！”

“哎，鬼知道你是直觉还是错觉，恐怕更有可能是幻觉吧。”大姐笑道，我们也哈哈笑。

宁宁提议请我们去吃麻辣烫。大快朵颐之后，这一夜便在我们的好奇和宁宁的不安中过去了。

第二天，那个神秘的约会电话果然又来了。

## 贰

“怎么办？”宁宁显得兴奋而又紧张，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望着我们。

我和川妹子面面相觑，继而又把目光转向大姐。大姐略作沉思状，然后说：“到晚上再作决定，我们先去考察一下地形。反正是双休日，没事干。走，我们去吃早点。”

“对！兵法云‘先入战地者得决胜之先机’，吃完早点，我们要拿点小吃在那儿好好地考察一番。”川妹子说道。

小吃街在操场的东面，横穿过小吃街是一片硕大无边的天然草坪。草坪上散布着各种蓄满了安谧和宁静的树。国槐为坐着的人们投下一片片绿荫，柳丝条为站着的恋人围起一圈圈朦胧，簇簇丁香拥成一间间大大小小的屋子。不用说，这是一个何等惬意的好去处。可以想象，在操场上等到了那个一日不见就让你发慌的人，然后牵着他的手去小吃街吃过晚饭，然后，一起越过那道圆形的拱门，然后，一起融入黄昏的余晖或满月的银光之下……

我们来的时候，正是清晨，正是那些准备考研的书呆子们在这里发奋攻读的时候。他们戴着厚厚的眼镜，抱着厚厚的一沓书，往厚厚的草地上撒腿一坐便不再抬头，任凭四围的远山在阳光下越来越鲜艳，任凭山上山下的松柏林蒸起袅袅青雾，任凭少女们花朵般的裙子将这片世外桃源悄然点缀。露珠晶莹清凉得让你口渴，它们在草叶上颤巍巍地滚动着，聚集着，最终像流星一样突然闪落；草叶嫩绿得能引起食欲，一大片一大片青翠欲滴。这时候，要是上帝打算把我变成一只羊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欣然接受。

我们说的话很少，默默地看着周围的一切。看来，并非非要春天，一切美好温馨的环境都会使女孩子伤春的。直到大姐说回去吧，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开始撤退。

傍晚的时候，再没有人反对宁宁去赴约。那草地是一片神秘的场，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力，吸引着我们的芳心。

我有时候问宁宁，那个男生什么样子，帅不帅。宁宁总是笑道：“你以后会见到的，现在他还没有资格让你知道。”

接下来便是我的各种猜测和想象。

我开始觉得去食堂吃饭很无聊，以往那段路是在姐妹们的说说笑笑中过去的，而今，除了大姐有时候陪我去之外，多数时间，我都是独自一人走过那漫长的一百米。宁宁先是不用自己打饭，后来是不用自己保管饭盒，再后来几乎不用饭盒——一日三餐都在小吃街受用。

对于那些用眼角的余光偷看我的男生们，我由鄙视转向憎恨。但这两种感情都无济于减轻我的孤独。

我不明白像我这样一个标准美女为什么收不到情书，甚至连一个约会的电话都没有。莫非真像川妹子的玩笑那样，我被天帝所看中，因此中了他的神咒，从此，再不会有男人能够接近我。或者像宁宁说的那样，我的美貌中射出一种逼人的高贵——不是高傲，男生最爱挑战女生的高傲——所以，他们不可能去追求自己不能降服的对象。勇士可能会不畏艰险攀上悬崖摘一朵花，却决不会努力追求星星月亮。

大姐却说，没有恋爱其实是女孩子的幸运。男人说你温柔是希望你依偎在他身边，而不是站立在他面前；他们送你鲜花是为了让你送去自己的心；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向你跪下，是为了让你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躺下。我们都忍不住笑了。大姐又说，对于女人来说，恋爱其实像吸毒。刚开始你总在努力逃避，后来，耳熏目染，你便不知不觉上了瘾，当你越来越感受到爱情的美好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不能自拔了，说得更准确点是不可救药了。宁宁说，能够一辈子沉浸在这种幸福中不是很好吗？何必要“自拔”，要“救药”呢？大姐说，谁能保证自己能拥有一辈子呢？你看啊，那些烟鬼为吸毒最终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财产，当他们失去所有财产的时候，也便意味着将不再拥有吸食的机会。



会。对于女人来说，也是如此。你要持续不断地得到这份爱，就会变得越来越软弱，越来越被动，最后的结果当然是，当他们对你失去兴趣的时候，你会像一个吃空的罐头盒一样被抛弃在路边。

我们都没有笑。川妹子若有所思，宁宁显得有点惊讶。我不知道大姐到底是在安慰朋友还是在感叹人生，还是二者都有。但心中隐隐有点奇怪：大姐说到男人的时候，不用“他”，而用“他们”。

大姐的一番话并没有浇冷我对爱情的渴望。我无数次地做着这样一个白日梦：一个高大英俊的身影围绕着我，他朴实而又睿智，高尚而又深沉。他陶醉在自己的事业中，忘记身边的一切。而当我从他身边消失的时候，他会立刻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，疯一样地到处寻找我。他会尽自己所能满足我的各种任性，我会像在父亲面前那样在他面前撒娇。聪慧伶俐的我因为他的成熟显得像淘气的小妹妹一样年幼无知，但他遇事总不忘征求我的意见，虽然我的想法在他看来总是天真无邪而又于事无补……

### 叁

周末照例是最轻松而又最空虚的日子。我随便拿了一本小说去了自习室。早有一群男女挤在那里，空气安静而又沉闷。我坐到一个在我看来最为认真的男生身边，轻轻转过头盯着他，他果然下意识地转过头来。我朝他微笑，他连忙红了脸低下头去。男生的呼吸有点不均匀，但始终低着头。我知道，只要我不离开，他今晚的看书可能就成为泡影。我怀着恶作剧的心理安静地坐在那儿。好长一会儿，男生的呼吸逐渐变得平稳了，装作不经意地转过头瞟我一下，然后又很快转过脸去。我很大方地转过脸去打量他，男生的呼吸便又急促起来。我忍住没有笑出声来。突然，一个很奇怪而又更富有恶作剧的想法冒了出来。我拿起笔给他写了一张纸条：可以陪我出去走走吗？男生被弄得不知所措，几乎打了个激灵。他反应恢复正常的时候，我已经站了起来，离开座位，回头朝他微笑。他也红着脸笑了一下，迅即低下头去，但已经开始收拾他的东西了。

李兴忠是甘肃民勤人，他说，就是以沙尘暴而扬名天下的那个地方。他一只手抱着书，另一只手比划着，为他的标准民勤普通话作翻译。他的一切语言、动作还有神态都在注释着“憨厚”两字的含义。我没有料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对他有了兴趣，甚至觉得他有一点点可爱，便借着路灯打量他。黝黑的皮肤，单眼皮，厚嘴唇，一米七左右的身材，模样基本周正，但绝对与英俊毫无关系。他的朴实和真诚让我越来越为自己这种轻率（更准确地说应该叫“轻浮”）的行为感到一种罪恶感。为了弥补良心上的不安，临别的时候，

我给他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但他没有手机。周日的早晨，我照例很晚才起来，一看手机，都快十点了。再扫视宿舍一周，发现懒虫们还在蒙头狠睡——昨晚不知在哪儿狂欢了半夜，现在都在拼命补课。我洗漱完毕，素装一番，拿了课本去背英语。怪哉！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会在周日背书，莫非是昨晚受了李兴忠的影响？

还没有走出操场，我就碰到了一个人，定睛一看，不由惊喜地喊出声：“常老师！”

常老师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，他怎么会在我们学校出现呢？在我叫他的时候，他也发现了我，并笑呵呵地叫我的名字。我向他跑过去，常老师边打量着我边说话：“衫衫，几天不见，你变成个大美女了，真是女大十八变！”

“人家本来就是美女嘛！”

“噢，是吗？我怎么一直没有发现？”

“老师眼中只有尖子生，哪有我呀！”

“你不是尖子生？年级第二名不是尖子生，那谁是啊？”

我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说话。常老师好像悟到了什么，笑着说道：“你还是不服气朱兰啊！其实，她的成绩好一点是因为她要比你用功得多。其实，老师对谁都一样，你们再不要冤枉我好不好？”

我还是微微一笑，没有反驳——他的口才我已经领教了三年了，反驳他只能给自己创造一次遭受失败的机会；也没有表示同意，因为说常老师没有偏心于朱兰，班上没有谁会相信。不过，我和朱兰最终算是打了个平手，考到了同一所学校。

“老师，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。”

“我也是，昨天开完会本打算过来找你们，结果有事没来成，只好今天早上过来。还巧，正好在这里碰上你了。”

“还是高考研讨会吗？”

“噢，这次不是，是人才招聘会。我们学校今年打算在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八位大学生，刚填完表，明天面试完再确定。对了，有几个是中文系的，明天你要是有空也过来帮我们面试。这可是影响一个人命运的考试，提前经历一下也许对以后的就业会有好处的。”

“噢，太好了！——不过，我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常老师含笑说，“你不是名扬全市的才女吗？你那篇宣传学校的报道稿上个月还被校长挂到校史室的宣传栏里了，装饰得特别漂亮，你也不去看看。”

“是吗？”我高兴得有点羞涩了。

“没吃饭吧？把朱兰叫上，我们一块儿出去撮一顿，老师请客。”

没想到这次“影响一个人命运”的考试，它却影响了我的命运。

面试地点是在友谊宾馆的一间会议室里。

常老师打开我和朱兰拟定的作文题目后，嘴边掠过一丝微笑。我知道那抹微笑意味着两层意思：首先，作文题目基本令他满意；其次，也许只有我和朱兰这样的年龄和性格才会出这样的题目。

第一排的那位帅哥听完常老师宣布的作文题目，先是有点惊讶，继而嘴边掠过一丝微笑。写作时间是四个小时，如果考生觉得必要，可以适当延长，直到足够为止。另外，作文不必抄得工工整整，直接交草稿纸就可以了。我估计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“常氏考试规则”。

从好奇到兴奋到平淡再到无聊，我觉得自己把一辈子的监考瘾都过足了。如果不是一位帅哥多多少少点亮了我的情绪，真分不清监考和坐牢有什么区别。常老师则安然地喝着茶，偶尔在会议室走来走去，随便看看，脸上始终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，我们收起了最后一份作文。

“阅卷”工作是在凯悦大酒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的。当我们的好奇心快被师兄师姐们的大作磨迟钝的时候，突然常老师叫了一声“哎呀”，我们连忙转过头去。常老师示意我们快过来。很快，我和朱兰都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，作者署名“王宇”。摘录如下：

……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缘分？似乎没有谁能够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但我们已在拿它来解释我们身边的许多事了：婚姻，爱情，友谊，甚至一次萍水相逢。

当然，我们更愿意相信缘分的存在，因为缘分使生活更加轻松：过去的遗憾有缘分为我们负起责任，所以不必过分后忧；未来的困惑也有缘分为我们排好了结局，所以不必过分忧心。

缘分使相聚显得偶然，使离散显得无奈，不过，也给人生涂上了一层诗的色彩。在缘分之纱的笼罩下，冰冷的伤心成为湿润的伤感，寂寞的等待成为充满想象的期盼。失败的时候，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：这暂时的挫折是为了一个更有意义的未来。这样，我们便满怀希望地握手于一个又一个相聚，又无怨无悔地挥手于一个又一个别离。悲欢离合事，因为缘分的润色而添了一份浪漫；多愁喜感人，也因为缘分的冲淡而多了一份达观……

……

读完的时候，我心中不禁渗出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；而且我相信，这样的感觉朱兰同样有。因为，当我偷看她的时候发现她也正在看我，然后我们都立刻转移了目光。

常老师说 he 清楚地记得“王宇”就是坐在最前面的那位身高足有一米八的小伙子，其实就是那位帅哥。

“是吗？我当时怎么没有注意看！”我和朱兰都表示遗憾——其实，我们记得比他更清楚。

第二天，常老师来电话说要离开省城，顺便说到昨天面试的情况。我得知 xx 师大的王宇被录取了，同时录取的还有一个叫孟丹丹的女生。我只问了一下那个孟丹丹的情况，对王宇做出一副不关心的样子。

周末，我突然心血来潮想到师大去逛逛，虽然在师大我没有认识的同学，甚至没有一个熟识的朋友。

师大的校园像园林，精致而优雅。我独自漫步在林荫道上，好奇地观赏着周围的一切。不时有男生回过头来，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目光，那种装作漫不经心的打量，那种扮作不以为然的关注。女生也有回过头来的，那是一种冷冷的木然。

我也面无表情地打量着那些男生的面孔。新的面孔映入我眼帘的时候，前面的面孔便随即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，我觉得自己百无聊赖。我的神经偶尔被几张面孔提起，但定睛一看，又放松了。走了好长一段路，如此的情况竟然重复了好几次。我蓦然发觉，自己下意识地想碰见一张记忆中存在着的面孔。“我凭啥想要看到他？真是可笑！”

我立刻停住了脚步，决定回自己的学校。

“我今天来这里完全是因为对这个学校的好奇”，我想，“而王宇是唯一的我所知道的属于这个学校的人。来这里唯一能想到的面孔只能是他，有啥大不了的！”

我将要爱上的那个人，应该是在我认识他之前，他早已为我煎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。当他把那封写了撕掉，撕了又写好，再撕，再写……如此重复很多遍后终于定型的情书颤颤地递到我手中的时候，我的表现应是对他的贸然举动迷惑不解，满脸茫然。而他会用俊美而坚毅的大眼睛注视着我，满含热烈和真诚……我被他的目光灼红了脸，几欲逃走，像一只看见老鹰的小鸟……第二天，我会婉言谢绝他，或者草草回一封简短而语言得体的信，表达自己不愿伤害任何人情感的初衷和事与愿违的无奈与歉意——当然还要加上“每个女孩都是一首美丽的诗，只要你用心去读”之类的祝福……然后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第四个……黄昏或者中午，他出现在我的面前，痴痴地向我诉说他无法排遣的爱慕，但我总是一次次很难过地回赠给他我的抱歉、愧疚和祝福……他看着我微笑着转身离去的背影，痴痴地凝望，凝望；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……之后，就在我将他遗忘，或者也许正在为另外一个男孩子同样的举动而伤脑筋的时候，就在我去自习室的路上，或者去餐厅的途中，他突然冲了过来，拦住我，向我表达他一直在压抑却最终无法抑制的相思……他因为激动而忘记了自己正在无数双惊奇的眼睛的聚焦之下，那一刻，他忘记了整个世界，因为他的眼中只有我……也许，就在那个夜晚，我失眠了：看着那铺开在我面前，被他的泪水打湿的一沓更厚的信，善良的我不知道失措……后面的情节我无法确定，因为他肯定会做得比我的想象更富有创造力，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不失时机地给我送来一份份感动……

回学校后，我躺在床上看小说。川妹子和宁宁不知到哪儿疯去了。

“衫衫，怎么今天没有出去？”大姐不知什么时候从外面回来了。

“干啥去啊？”

大姐一愣，笑了一下，没说啥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姐又说道：“数学系的一个男生老找我借书，真烦人！”

“说不定是‘醉翁之意不在酒’啊！”我把书扣在床上。

“可是本小姐已经名花有主了耶！”大姐呵呵笑道。

“他知道吗？”

“知道！上周末他要请我吃饭，我说要去话吧给男朋友打电话——还让我怎么说？”

“活该！谁让你长这么妖媚。”我咯咯笑道，“不过啊，说不定是你自作多情了，也许人家只不过是想和你发展‘纯洁的男女关系’。”

“但愿吧！不过我担心他要的是‘纯粹的男女关系’。”大姐拿起牙刷说道，“衫衫，不要相信男女之间有什么友谊。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‘青年男女之间只有爱情，不会有真正的友谊’。”

“托尔斯泰说过吗？”

“我记不清了，反正是个名人。”大姐拿起牙刷去了洗脸间。

突然，我觉得手机在振动，拿起来一看，是短信，一个陌生的号码。打开，心中怦然一跳，上面写着：“因为有你，我的每天都像节日。你的眼神、你的微笑、你说话的表情、你走路的姿态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样子！今天不是节日，但我希望我的祝福能将你的周末装点出节日的温馨；我不喜欢给别人送花，但我希望我的祝福能给你以玫瑰的芬芳；我不奢望你能成为我的朋友，但我已满足了，因为这封短信能给你我的问候和思念！愿你的身影永远这样清纯，你的气质永远这样高洁——世上最美丽的女孩！”

谁？李兴忠？不会，他没有手机；而且，这种短信一般是不会用别人的手机去发的。

我开始在记忆中搜索我所知道的“嫌疑人”。

郭文？他是我们班的班长，平时考勤总是对我网开一面。魏华？上次我偶然说到喜欢吃樱桃，他就特意去西关十字给我买了一袋。李爱国？秀气得像个女生，每次见了我都脸红着一笑就离开。肖羽？每次挨到我值日的时候，他都义务过来帮忙……会不会是他？可笑，他连我叫什么名字都还不知道，更别说我的电话号码……

我在心里把所有能想到的男生都挨个儿翻了一遍，好像谁都有可能，但又不能确定到底是谁。

我终于忍受不住好奇，回复：“谢谢！能告诉我你是哪位吗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那边又回了过来：“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，我只是在你记忆之外的一个望月的人。”

我打了一份短信，又删去了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追问可能会成为徒劳，而且，我也不想使自己表现出很在乎的样子。我把那个号码存在手机里，姓名填写为“痴男”，便暂告一段落。

第二天，我借故到生活委员那儿要来了我们班的通讯录，仔细查看了两遍，没有“痴男”的号码！是谁呢？我越发感到奇怪。

我开始暗暗观察每一个扫过我的眼神，每一个掠过我的表情，但无济于事。我的经验使我逐渐意识到，即便一个从未见过我的男生，都会在看到我的一刹那目光陡然一亮，而且走过之后还要频频回头。这样的搜寻无异于在茫茫戈壁上寻找一块石子。

算了！我想，不用管它了。

但手机又响起来了。看来是“痴男”等不到我的回复，打算首先打破沉默。拿起手机，却发现是表姐的电话。

当老师的表姐问我“五一”是否有旅行计划，我说没有。她说让我过去帮她编写点东西。

“车票你可要全报销啊！”我笑道。

“没问题！”表姐笑答，“还可以向学校申请点小补助。”

看来，我今年的“五一”注定要在嘉峪关度过了。

我突然记起，每逢“五一”长假，各学校的签约学生都会到所签学校去试讲。那么，王宇也一定会去嘉峪关市一中了。

这次去会不会遇到他呢？



## 肆

嘉峪关不像一座城市，更像古典诗词里的乡村，这儿有风，有水，有阳光，惟独没有喧嚣。千年戈壁，沉淀着历史的深沉、厚重；清丽的嘉峪关点缀了这里，正如一只蜻蜓俏俏地停落在布满岁月沧桑的老树干上。

爱读书的人来到这里，不禁会想起沈从文。其实，这儿就是北国的“边城”。就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，人们灵秀而纯朴，生活宁静而富足。本来，这已经够了。然而，追求完美的人们却别出心裁，又在里面营造了一个袖珍的江南水乡，即迎宾馆和东湖。

我上班的地方就在迎宾馆的一块草坪上。这“办公室”是表姐选的，她说，再没有比这儿更能给人以灵感的了。我的“同事”是表姐从全校挑选出来的七八个学生。我们的工作是为学校编一本校园文学年刊。我自然是表姐任命的“主编”。

六天后，我们的刊物终于全部定稿了。表姐把所能想到的好吃的都做了个遍，才把我安顿在她的单身宿舍，有几分满意地忙自己的事去了。我便独守表姐的“空闺”，成了整个嘉峪关市最悠闲的人了。当“主编”的这几天，总觉得自己过得既充实又快乐，也忘记了那封匿名的短信，忘记了那张我在师大校园默默寻觅过的面孔，甚至忘记了自己宿舍的姐妹们……现在闲下来才悟到：忘记不过是一次短短的旅行，当你远方归来再次打开家门的一刹那，心灵深处的一切便顿然呈现。原来，它们根本就没有动过，只是暂时在你的视野之外。